

## 蔡烈士公时事略

李烈钧等

蔡烈士公时，以字行，别号痴公，江西九江人。清末权贵窃政，国事益危，种族思潮，勃然发动，与同郡烈士张华飞、徐子鸿深相结纳。岁壬寅，组织一慎所染斋于浔郡，明为讲学，实则传播种族思潮，江西内地之有革命运动，殆以此为嚆矢。清吏嫉之甚，勒令闭之。君于是时，偕徐，张诸君，东渡扶桑，入宏文学校。时先总理赴东宣传革命，有同盟会之组织，君即与焉。及座业归国，于甲辰乙巳间，偕黄克强、谭石屏两公赴钦廉谋革命，事泄，清吏捕之急，乃走安南，辗转反赣。旋被任为法政学校教授，仍秘密作革命宣传，不少懈。辛亥光复，继武汉而起者为九江，君就南昌结合同志，密谋响应，时遣人来浔军政府，密告省中情况，促即出兵攻之。及均阳率军往攻，赣抚冯汝睽乃表示顺人心，遂组织赣军政府，推吴公介璋为都督，君乃被命为交通司长。民2，讨袁军兴，君适任九江保商局长，事急，晋省商大计，复间关赴粤请援。及抵粤而赣事已败，亡命于日本，再入东京帝国大学。其原配桐城姚夫人，因捕君事急，家产又被抄没，且念君亡命艰辛，惊忧成疾，竟卒于母家，亦可哀矣。7年，声涛治军潮、汕、漳、

厦间，约烈士臂助，因事与某方齟齬，将决裂，烈士以有关大局，力任排解，乃某方疑甚，拘禁之，欲加害。而烈士宅心以诚，为谋而忠，坦然居之，卒被感动脱险。自是居汕头，读书习字，潮人索书者竟有洛阳纸贵之势。继配郭夫人景鸾，慕烈士品学，誓结文字因缘，乃订婚媾。结婚后，唱随相得，人多羨之。11年冬，烈钧奉先总理命，收抚潮汕，编陈炯明部残部为五师，悉归节制，任烈士为参议，复改任秘书。未几，调防闽南，师长赖世璜输款于陈炯明，叛迹渐露，烈士愤甚，力主捕而治之。烈钧欲以至诚感化，促其觉悟，然赖卒以叛，人多服烈士有特识焉。13年冬，先总理入北京，应段祺瑞之请，至则病作。烈钧得电往视，不幸先总理不能起，凡侍病、治丧，烈士皆躬与其役。北伐军兴，湘、鄂、赣次第底定，孙逆传芳败退江浙，东征军方自赣垣出动。烈士以孙部某将与有旧，握兵尚厚，言于中正，愿往说利害，备历险阻。江浙大定，沪埠组织工统委员会，烈士乃委员之一，经营擘画，颇具苦心。16年5月，赤民任金陵关监督兼交涉员，因奉命回闽。举烈士以代。会日本南洋丸肇事，烈士与之交涉，颇能举职。7月解职，复居沪。本年（1928年）春，中正奉命督师，进行第三期北伐，政府特组战地政务委员会，烈士被命为委员兼外交处主任。5月1日，又被命为山东交涉员，3日午前就职。方谓值此军事外交紧迫之时，烈士正可抒其外交敏腕，裨益军事；不料霹雳一声，竟以被杀闻。初，日本出兵山东，托词保侨我政府以其侵主权、违公法，一再抗议，无效，竟悍然派兵入鲁，意在挠我师徒，破坏北伐，

延军阀之残喘，遂侵略之阴谋。詎料我北伐将士，忍辱负重，用兵神速，一鼓而下济南，殊出日人意料之外。日以计不得逞，遂多方寻衅，故烈士就职未逾 3 小时，交署即被日军所包围。并有形似官长者，率兵 20 余人入署出纸，逼其签字，弗许，复极端恐吓。烈士亦毫不畏怯，彼倭遂率兵而返，延至午夜，竟形同盗寇，破壁直入，系烈士与职员 10 余人，尽杀之，拳足鞭挞，尽其辱，割耳削鼻，尽其惨。闻烈士与殉难诸君当授命时，犹侃侃诘责不稍逊。噫嘻，烈哉！呜呼，痛哉！烈士性刚直，学纯正，尝赋吊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诗，有“功名都在死中求”之句，不意竟成讖语。溯烈士为党国宣劳，于兹 20 余载，未尝置生产，身后萧条，仅此遗孤灿璠，方 6 龄耳，尤可悯也。烈钧等，或共交游，或同患难，睹其殉国之忠，死事之惨，悲不复胜，含泪为状，以告国人。

周震麟	祁耿寰	郑绍川	谭延闿
杨 虎	俞应麓	蒋中正	方党慧
袁逸波	李烈钧	吴铁城	郭景生
蒋作宾	杨赓笙	卢浩三	黄 郛
张定璠	丁伟涛	孙 科	林赤民
张干夫	方声涛	熊公福	蒋均阳
	共	述	

## 济南“五·三”惨案纪实\*

济南惨案外交后援会编

### (一) 日军在济南之布防

1928年4月，北伐军攻克泰安，济南岌岌可危。日本帝国主义应张宗昌、孙传芳之请，假保护日侨为名，于4月21日，自天津派日兵三中队到济，这是日兵到济的第一批。4月25日，由青岛又运到日兵660余名，这是日兵到济的第二批。此后日军陆续到济，分驻于：(1) 三大马路日本使馆；(2) 五大马路济南医院；(3) 五大马路日本寻常高等小学校；(4) 二大马路济南日报社（日人机关报）。4月28日，我军占领万德。消息传到济南，日军即日开始在各大马路之纬一路口及各纬路北头用麻袋装土筑垒，并设置活动电网，不准华兵进入，俨然日本租界。

### (二) 日军在济南残杀我国军民之初

此次轰传全世界之济南惨案，人多知其祸始于“五·

---

\* 原载1928年6月济南惨案外交后援会编印《济南惨案》一书。本文略有删改。

三”，殊不知日本此次出兵，于五月一二两日即有杀害我国民众之举，此间多未之闻。至于“五·三”浩劫之原因，有谓因宣传员粘贴标语而起者，有谓因吾军欲通过胶济路而爆发者，有谓居民与日商口角而引起者，甚则日方诬为吾军扰及日侨所致等等，传说不一，均不足信，唯日方有组织的挑衅，为预伏的阴谋，则为世人所公认。吾人且看日侨义勇团的传单吧：

1. 《表告书》 济南一处，中外杂居，战线缩小，居民稍有恐慌之势，不逞与党便乘机蠢动，所有扰乱，良民困慌。日军临此，固期保护日侨，而日侨混在华境，日军保护之法，不得不选择中外侨铺一并而护，实为常法。本日纬十一路日侨万屋商店、大马路日侨山东仓库会社、二马路航空处、纬十一路总监部制造处等，流氓与党便袭掠一空。日军治扰，流氓误损其命，诚可悯也。由来日军不放空弹，不用空喝，无论中外不逞，若有接近日军所守地域，非有预先派人表示诚意，或恐上雪合计，特此表告。日侨义勇团白。

2. 《敬告革命军将士书》 吾人对于全中国国民一致表同情之国民革命军顺利进展，谨表敬意。兹于本邻邦人士之友谊，诚恳的呈诸一言。此次日军来，已为敝国政府再三声明，在保护现在地侨民生命财产以外，决无他意，想诸君早已谅解矣。是乃因诸般情形，实有不得已之苦衷，时局平定后，立即撤兵，盖不待赘述矣。切望诸君注意，日军自来不以恫吓为能事，不以空言为能事，专心一意，保护侨民，严肃军律，无

论中外某派，若有犯我防区时，则取决然处置，此又不待言也。诸君之国民革命，目下将要完成，当此重大之秋，不注意的犯日本防区，惹起重大外交之不祥事，则于国民革命前途，招极大之障害，故望诸君十分注意为盼。昭和3年5月1日，日侨义勇团白。

5月1日晨，我军攻克济南，全市革命空气顿形紧张，日本帝国主义者乘此革命空气初涨之时，即欲一举而扑灭之。先是4月30日，各路革命军迫近济南，东西南三面炮声隐约相闻，人心惊惶异常。午后2点，日兵在商埠纬七、八路一带，架设大炮与机关枪，凡商埠马路口均用麻袋筑垒，外复电网，作防御工程，日哨兵荷枪实弹，作进攻状，行人一律不能通过。居民睹此，竞相迁移，市面大起恐慌。日兵十一旅团司令斋藤，公然张贴布告，保护胶济路及其电线，任何方面军队如闯入其保卫界内，一律解除武装。睹此布告，莫不恨入骨髓。商埠原是中国领土，倭奴竟敢公然出示言保护，其存心侵掠，可知矣。及晚间11点40分，张宗昌贼子北窜，嗣后机关枪声大作，市民惴惴不能安眠。3点后，枪声渐少。事后调查，确由日兵所放，其用意纯在扰乱治安，借口嫁祸于我。冲突系日兵先发枪，其铁证如下：

5月1日早，纬十一路中国人开设的饼干厂，所驻鲁军逃走後，有一饥民宋光占进内取饼干充饥，日兵看见竟无故刺杀，此即日人所指为抢其商店者。至8时，刘峙第一军第二十三师由西关外杆石桥沿纬一路入商埠，行至三大马路东首，日兵竟阻止通行。该师为避免惹起外交，善为

说辞，勉强通过，赴津浦车站。

10点，第四军团总指挥方振武来济，即分晤日领西田畊一、日旅团司令斋藤，交涉日兵撤退，竟日无结果。

是日夜，纬二路南首居民李清海出门小便，竟被日人刺死。后来红十字会闻知，要求抬埋，日人不许，竟将尸体载去济南医院焚烧云。

同时，又有一男子在五大马路纬二路被日人刺死，尸体被日人载去。是日共计3华人被害。

市党部在普利门外青年会办公处办公，被掳去6人，旋放出。

2日晚，日本第六师团长福田由青岛来济南，又带来日兵600名。是晚，将各马路口日兵所设之防御俱撤去，日兵亦回到原驻地点。其用意非因交涉而退兵，乃为陷革军于不利也。

是日上午，有第一军营长1人、连长3人、兵10人徒手行经济南日报馆门首，被日兵刺死，将尸体用汽车载去。又由驻扎省银行之总政治部捕去数人。当局为完成北伐大业计，不愿与之计较，只好忍气吞声，不理而已。

### (三) 日军向我军民大屠杀

(A) 屠杀的扩大。5月3日早六点，商家一律开门营业，熙熙攘攘，遽然显出太平景象来。不料9时许，我军有一名徒手士兵经过日兵警戒区域，日兵即将其枪杀。同时，北伐军宣传员在南魏家庄粘贴标语，日人竟出而无理阻挠。正当双方争执时，日兵大队蜂拥而至，直行开枪射

击，伤亡数人。日方对此事的宣传如下：本月3日早9点，约有南军30名，闯入魏家庄满洲日报贩卖部日本人吉房长本家掠夺财物，天津临时派遣队第四中队长高久大尉，令其部下约20名前往镇压，条川中尉亦率部下小队赴当地镇压。南军兵当时逃入附近之南军兵营，向条川中尉开枪，附近之南军兵士等亦一齐射击。条川小队的道路中央，四面受击，遂下令应战云云。

同时，住牌照税局之一营革命军，被日军架炮包围，勒令缴械。革命军因无命令抵御，又恐冲突一起，全市糜乱，势不能与之抵抗；而日军将革命军枪械竟全行抢掠，并将全营人马掳去。日军复鸣炮南行，又将南仁义里与五大马路东首之革命军一小部，包围缴械，将兵士掳入邮政局内，不许邮局工作。

斯时所有日兵，凡遇中国人，不论兵民，即开枪射击。一时尸体满街，儿童、妇女、工人、商贩、学子、兵士等等，皆有死伤。死者则东倒西躺，伤者则伏地呻吟，枪声与哭声并作，真是耳不忍闻，目不忍睹。10点以后，又开大炮轰击，一时商埠房屋炸裂焚烧者，不知凡几。当时知者，无线电台炸毁，新城兵工厂轰破，尘烟并起，如入五里雾中，人心之恐怖，莫可言喻。蒋总司令、方卫戍司令，见日兵蛮横不讲理，意在挑衅，遂下令中国兵士，不准还枪。乃日兵更是为所欲为，枪炮犹大放不止。驻济英、美、德各领事出任调停，日方傲然不理，仍继续射杀不已。蒋总司令为避免冲突计，并令商埠革命军，一律退出，移居商埠以外。同时，要求布防日兵亦须撤退，但事实上日兵

悍然不顾。及4日，枪声犹作，住商埠的革命军因奉令不准还枪，被日兵缴械者颇多，均用绳索束缚；即在卫生池洗澡之各军兵士亦被掳去；卫生池伙友，亦被缚走。凡被俘掳者，均暂时寄押在五大马路之空场内，尚提出一部分去逼迫着助日军作防御的工作。后来因人多地狭，势难容纳，遂要占用邮政局作收容所，派员与邮务长（意大利人）再三交涉，始终没得许可。日军乃将邮局大门开放，一拥而入。是时，局内人员正在工作，见来势凶恶，都停止了工作，四散奔逃。那被俘的革命军，遂被赶入办公室内，邮局办事人员未能逃走的还有20多人，也同那兵士一样作了俘虏，不准外出。幸而厨房内尚有大米半包，是日没有绝粮。到了第二天，邮务长与日方交涉，邮局人员才得恢复自由，各回寓所。那革命军被囚了一日一夜，还没有吃到一点饭。邮务局长不忍袖手旁观饥渴惨状，乃自己每日捐助馒头60斤，作为囚粮。后来日军不赞成他的周济行为，大加干涉，因此区区的供给，也就中止了，于是俘虏更感痛苦。据邮局职员逃出者云：“是时人数约达一千六七百人，时时有唤出枪毙者，且终日毒打，叫哭连天，惨酷之状，骇人听闻。白天则反缚其手，夜间足部亦不得自由。缚时用铁丝索手足，极力勒紧，痛苦难忍，没有甚于此者。且日军监视甚严，号哭就用铁杖打他们的头，轻则流血，重则晕倒。”局员言至此，不觉为之泪下。

至5日晚间，始将俘虏押运四大马路南纬九路、纬十路之间清喜洋行空场内。自3日至5日邮局完全未得工作，所挂的国旗，早被日兵裂碎，改悬日旗，局长只是敢怒不

敢言，也无可如何。日军蛮横，较之奉系军队尤加十倍，言之痛心，援笔书此不觉泪下。同胞，同胞，谓为何哉？

还有津浦宾馆，也是在3日那一天为日兵霸占。该路警务处职员被掳多人，亦有逃跑者。其蔑视我中华民族的主权，已达极点，是可忍孰不可忍？

(B) 外交部长黄郛被逐真相。外交部长黄郛于5月1日晚来济，暂寓胶济铁路宾馆。3日，赴日领馆交涉济案，被扣留强迫签字。出后返寓，突有日兵数10名至该馆门前，鸣枪数响，意欲闯进。这时候卫兵即还击一枪。黄部长见日兵来势凶恶，难保无意外事发生，即速使人持其官衔片以示日军官。是军官只言不杀外交官吏，但须卫队缴械。黄郛不得已遂令卫队缴械，意在免去冲突。及缴械后，日兵直接上楼检查，现出土匪抢掠的行为。黄部长见势不佳，遂与随员多人，下楼他去，所带行囊，一概为日兵所劫去。这是土匪呢？还是军队呢？我堂堂中华民国的外交部长，竟受倭奴土匪式的兵士驱逐，真可耻呀，真可恨呀！

(C) 交涉署长蔡公时殉难详情。据焦云卿报告：5月3日早8时蔡君正式在交涉署接事，召集职员办公，余于9时到署，蔡署长已督促职员正式工作。是时日人之枪声已大起，署门口日兵聚集，街上尸体卧伏渐多。蔡署长遂迅速与日领馆通电话，询问因何起冲突。日领答复，“不知因何故互起误会，双方现应立即停战”，云云。但枪声愈大，蔡署长遂急作三函，内容不悉，但封面乃余所书：1. 致十王殿战地委员会张干夫秘书转呈蒋总司令；2. 致外交部长；3. 致战地委员会主席。信由蔡署长之亲信厨夫往送。但结

果未送出。至下午4时许，日兵来20余人，拟借最高第三层楼置大炮，向外射击。此时全体交涉人员，在楼底办公，皆饿一日。众人拟出外报告，第二科长与日兵交涉，坐汽车执中日国旗出，余20人在内。此时间已在6时，余（报告者）甚觉饿，心中甚烦，乘此出外回家一行。至战事全体停息时，辛长胜（逃出者）来余家，遂报告余去后详情，彼谓：“自你去后，约在9时许，日军来30余人，全楼检查，先俘去10余人为其作苦力推车，余等所余18人全被日军缚住，牵至楼角，全体将衣服剥去。至9时半，余等被缚者按次枪毙，先将蔡署长割去耳鼻，后枪毙之，余挨次枪决。此时余与蔡署长之亲信厨夫互相将扣解开，迅速向外跑，至门有守门日军一见余等，遂开枪，击中胳膊，余仍跑，至一大草堆，暂进内躲避，日军以手电灯照寻未得，遂去。蔡署长之厨夫未得跑出，被其击死，余遂到余家附近之草棚中暂避。至被日人俘去作推车者，内有逃出二人，遇于草棚中，始知前后情形，被俘去推车者亦被枪毙。蔡署长被残杀后，尸体无存，不知其被弃何处抑或被焚也。”与蔡公时同时殉难已查得姓名及职务者表列如下：

张麟书	庶务	张鸿渐	参议
熊道存	科长	谭显章	科长
王炳潭	书记	周惠和	办事员
袁家逵	办事员		

康办事员、刘文鼎、姚成义、姚成仁、勤务兵王立泰等七名。

(D) 日军之蛮横。4日早7点，日兵继续鸣枪，布防区

域仍禁通行。而卫戍司令方振武，则布告商民，交涉将和平解决勿庸惊惶。但日兵炮声仍时断时续，商民竞相迁移，颇似大难将临。盖是时市面上有一种谣传，谓革命军与日兵将宣战，加之日兵炮声未止，故有此现象。因此两商会推举代表，谒蒋总司令，询问真相，答称革命军为避免糜烂地方，决不与日军冲突，现有黄外交部长与日人交涉，德领事从中调停，大体可算解决，条件尚未完全妥协，商民可安心营业。至晚9点后，日兵又放大炮20余响，商民惊醒，惶恐非常。日本侨民均移住其指定之区域，所以日兵到处射击，毫无顾忌。斯时正在调停中，革命军步步退让，而日兵得寸进尺，其无和平解决之心，昭昭然也。

其所以如此者，尚冀协助张贼于万一也。故5日早8时，即有北军飞机一架自西北来观察形势，至城内掷炸弹5枚：一枚落省公署前，炸毁棕房铺一家，伤亡10余人，一落督署后，一落榜棚街，两落东北城大舞台均未炸。是日，日兵鸣枪百余响，因革命军未还枪，未酿成大祸。6日早7点半，又有敌军飞机两架，自北飞来，在城内后宰门街东首，连掷炸弹2枚，炸死20余人。普利门外丁家埕掷1枚，炸死人数名，驴1头。此外尚在他处掷下数枚，均未炸。旋又来双翼飞机一架，被革命军用高射炮射下。是飞机甫坠地，又有一机被小枪射中一翼，亦落下。

是日在普利门外有照相者，乘日人射击华人时拍照，为日人刺杀，并掠去照相机。我同胞之被枪杀者，日兵悉将尸躯焚化，或沉水中，痛哉！

蒋总司令于本日起赴党家庄车站，与冯总司令磋商军事

与外交。晚即布告：惨案交涉，静候国民政府解决，革命军专力北伐，各界亦不得自相惊扰，政治标语暂停粘贴。于是城内商店，均行营业，唯商埠日兵布防如故。又有自防区逃出者云：日兵收俘所，深夜时闻哭声。胶济通车，日兵又由青岛运到一列车，是时日兵增至万人。是则我方欲和平了结，日方是非达到屠城目的不止。所以革命军即自5日起陆续令各部移驻济南以外，又冀避免不祥事件。计至7日晚，革命军留而未去者，仅城内代理卫戍司令苏宗辙部二团余人。而日军第六师团长福田彦助即向蒋总司令提出最后通牒，限时答复。旋因未获全部要求，遂于8日早即下令开始攻城。

(E) 日军提出之最后通牒。7日午后4点，日本福田师团长向革命军发出最后通牒，共五条，内容如下：

- 一、南军须离开济南及胶济路沿线两侧20华里以外；
- 二、南军治下严禁一切反日宣传及其他之排日行动；
- 三、骚扰及暴虐行为有关系之高级武官，处以严刑；
- 四、在日本军面前与日本军抗争之军队，解除其武装；
- 五、为监视实行右列各条起见，将辛庄、张庄两兵营开放。

以上限12小时内答复。

#### (四) 日军之毒计

8日早，党政军各机关一齐退出济南。日军预料我方乘津浦车南去，故于津浦车发车时，9点钟左右用机关枪向车厢扫射，市民同时毙命者50余名，伤者更众，津浦车亦未

得开。先是，蒋总司令在党家庄与冯总司令会议完成北伐计划事，为日军所悉，乃于8日公然用野战炮向党家庄射击，意图危害我方军事首脑。

### (五) 日军之屠城

A. 日军攻外城。8日早，日军迫令守普利门之革军解除武装，自行遣散。革军不应，随即被击。同时日军炮击无影山弹药库，旋即进攻新城兵工厂。晚间4点，即以炮攻击杆石桥。8点，普利门、迎仙桥一带，炮火交加。至10时，革军退居城内，日军即趁机闯进圩门。8日上午11时，日军沿胶济路小北门车站一带，安置大炮六七尊，进攻小北门，将城墙击破一段，架机枪2架，冲锋7次，皆被革军击退（是时革军在城上西北角），真是以一当百。

日人攻打小北门置炮处：杨家庄、菜市、下驴市、柳甘头、小赵家庄、角楼庄。

9日，日军攻城之通告与告知：

#### (一通告

城内之国民革命军，对于本司令官提议，经城内商务总会送达解除武装通告，非唯不应，且对我军坚示抗争之意志，屡屡对我射击，其敌对行动，业已明了，日本军遂决行攻打济南城，以武力达成解除武装之目的。虽然，今后若有自行解除武装来归者，无论何时，均释放之。福田司令。

这个布告的意义，就是日本军要打倒国民革命军，实行占领我们的济南城，若是不然，异国军队何敢言解除中

国国军的武装？何敢言革命军坚示抗争？说到射击，那是革命军的自卫行动，又何得云敌对？且衅自彼开，事实彰然！

## （二）告知

大日本山东派遣军总司令福田为告知事：照得于本月国民革命军对于日军及日侨暴戾惨虐，不可言喻，然而日军自8日起，勇敢行动，猛烈战斗，除济南城内一部败窜兵之外，全然剿灭扫尽，兹历城一带，秩序治安归于日军节制。日军军纪严整，秋毫无犯，本总司令深盼民众安居乐业如故；若有不逞之徒潜入日军所在，敢为非法，无论何人，从速通报，以便处之，日军必定惩办，以期保全安宁秩序。特此告知。大日本昭和3年5月9日。山东派遣军总司令福田彦助。

同胞们！看看这张布告的意义，就明了日本人把济南当作他们的领土了。驱逐革命军，大言维持地方治安，使民众各安其途，各就其业，这不是治管领土的办法么？同胞们！快快起来同他拼命吧！

革军之守城布告。蒋总司令临行时令第一军的李延年团与方振武部邓殷藩团守城。其守城布告如下：

济南卫戍司令部为布告事：照得本军奉令守城，具有守土之责，但为避免冲突起见，再三让步，退处城内，但彼方仍以大炮威吓，蔑视公理，非达到夺取济南之目的不止。在我则职守攸关，不能放弃，今日开军民联席会议结果，皆主坚守宗旨，不谋而合。好在城坚易守，军民一心，敌人炮火虽烈，伤害究微，且已妥

筹人民自卫方法，足保无虞。除各部队会同公安局维持城内秩序外，特此布告。

副司令苏宗辙 9 日

这张布告目的在守领土，绝没有侵害他人的意义。日寇狼子野心，贪得无厌，我愈退让，彼愈逼迫，蔑视公理，破坏和平，世界上日寇可算一等的公敌。同胞们！我们守领土还有不是吗？

攻城炮所占地点

东	}	东关大街
		东关山水沟高中理科
		沿护城河
		圩子墙上
西	}	估衣市街东头电灯架上
		普利门上及圩子墙上
		吕万聚后之楼上
南	}	南关山水沟一带
		齐鲁大学女生楼上
		东模范村附近
		南新街苏古农楼上
		山东大学工科
		西双龙街
		东双龙街
		趵突泉附近

北 { 圩子墙上  
北园一带  
小北门上  
胶济路铁甲车上

B. 9、10 两日的大攻城。革军于 8 日晚 10 时许离开各圩门，全部一再退让进入内城中。须知道这是我们的自卫，无论如何城是要守的。是日晚，日军大部亦进入圩内，随着一齐开重炮轰城。

我军始终用步枪作防御的射击，足证我们革命军并非先开衅者。不一时，炮声加重，枪声亦紧，从门中向城内一望，看见火光烛天，这是日人用煤油燃烧顺河街一带。斯时昊天不吊，大风怒号，隐隐听到一片哭声。当是时，革军有一部分占着西北城墙与圩墙相接处，在一座大炮台上，日军有一部分在城北赵家角楼一带，一面抢劫，乱杀乱刺，一面连续不断的向炮台上射击，炮发 200 余响，最后用极大的重炮向炮台旁边一轰，结果房屋倒塌无算，城墙破毁一段。革军用三挺机关枪把守此口，日军冲锋数次，均被革军扫射出去。这时候已经到了 9 日的辰刻，炮声愈密，哭声愈高。在南城一方面，日军拟用齐鲁大学高楼作炮台，攻打内城，结果美人不许，于是日军遂在齐大女生楼前苏宅楼上置炮遥击，沿山水沟一带炮声如雷。东关大街及山东大学、高中理科等处，均有大炮射击。西关炮声更加稠密。

9 日 5 时以后，枪炮之声较前尤甚，一时城内弹如倾珠，平均一分钟即闻大炮一声，攻城之猛，达于极点；铁甲车往来胶济路上，发射不已。及至午刻，则稍间歇。但